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1929-1952)

Volume 1
Issue 2 第一卷第二期

Article 7

January 1929

岑參年譜

Yihui LAI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ljcs_1929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賴義輝(1929)。岑參年譜。《嶺南學報》，1(2)，107-143。檢自：http://commons.ln.edu.hk/ljcs_1929/vol1/iss2/7

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Scholarly Publications of Ling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1929-1952)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岑 參 年 譜

賴 義 輝

小 引

在唐代詩人中，岑參固然不是第一流的作家，而我對於他——也許是偶然的一却早已發生了不少的興趣。當我在初等小學讀書的時候，就熟讀了他的白雪歌。當然，還不會欣賞那“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更無論那“山迴路轉不見君，雪上空留馬行處”了。如今經過了十多年，而我却不會忘記。有時還讀他的作品。此篇之作大概是爲着這個原故罷。

未入本題之前，我不能不感激陳受頤教授的帮助。要不是他的指導，恐怕此篇沒有作成的希望罷。此外，因爲書本不夠，曾向容肇祖教授借來不少。這是我應該謝謝他的。

此篇參攷書籍不多，而同時自己對於攷證的經驗又少；武斷，疏忽之處恐怕比忠實，謹慎的地方多罷。希望讀者指正。

岑 參 傳

岑參是南陽人。他的曾祖父，祖父，伯父都做過大官；但爲着犯罪的原故，到他的時候却中落了。他是一個刻苦的孩子，九歲時就能做文章了。十五歲，他走到嵩山，雖然去隱逸，恐怕實際上是想從此而交結多少的朋友：一則可以由朋友的情面將來做事可以互相倚託；二則隱逸不獨可以讀書，而且是當時一種很趨時的生活。在這裡一共浸淫了五年，然後走到科場裡角逐。經了好幾年，才于天寶三載(744)

登進士第。可是不見得有什麼大作爲。他的感舊賦序云，

“參相門子；五歲讀書，九歲屬文，十五隱於嵩陽，二十獻賦闕下。嘗自謂曰：雲霄坐致，青紫俯拾。金盡裘敝，蹇而無成。豈命之過歟？國家六葉，吾門三相矣。……今王道休明，噫！世業淪替；猶欽若前德，將施後人。參年三十（747）未及一命。昔一何榮矣！今一何悴矣！”（註一）

後來他卒之得了官，但他云：

“三十始一命，宦情都欲闌。

自憐無舊業，不敢恥微官。

澗水吞樵路，山花醉藥欄。

祇緣五斗米，孤負一漁竿。（註二）

這裡所講與感舊賦的序顯然是個思想上的衝突。一方面欲繼續祖宗的光榮，欲維持生活，則不能不做官；而他方面一旦做了官，則不能不犧牲自己的自由而“孤負一漁竿”了。這兩種衝突的思想，卒之爲後者所勝。從此一直到他死的時候，幾乎全都在仕途裡找生活。

他去西域的時候，大概亦在三十歲左右。在西域雖則爲着做官，而他的詩的藝術却非常發達。其中的理由，也許是環境新鮮的關係。環境新鮮，一則對於他的文學領域增大了，二則氣候變遷的激烈使他的思想容易受刺激；三則廣闊無垠的沙漠，影响他的詩有渾雄的氣魄；四則特別自然界的現象，在中國不容易見的如火山，沙漠等使他作品裡“奇”的表現更加明顯。有了這四種的影響，我們幾乎可以說，成立了他作品的特別風格。

他走到西域，最能令他注意的大概是沙漠罷。他的日沒賀延磧作云：

“沙上見日出，沙上見日沒。

悔向萬里來，功名是何物！”（註三）

咏火山的詩，在中國文學絕不多見，他有經火山詩云

“火山今始見，突兀蒲昌東。

赤焰燒虜雲，炎氛蒸塞空。

不知陰陽炭，何獨燃此中？

我來嚴冬時，山下多炎風。

人馬盡汗流，孰知造化功？”（註四）

他的熱海行雖然是送別之作，而用力描寫的地方却還在熱海方面

“側聞陰山胡兒語，西頭熱海水如煮。

海上衆鳥不敢飛，中有鯉魚長且肥。

岸傍青草常不歇，空中白雲遙旋滅。

蒸沙燦石燃虜雲，沸浪炎波煎漢月。

陰火潛燒天地爐，何事偏烘西一隅？

勢吞月窟侵太白，氣連赤坂通單于。

送君一醉天山郭，正見夕陽海邊落。

柏台霜威寒逼人，熱海炎氣爲之薄。”（註五）

關於他描寫戰爭的作品，最好的似乎是走馬川行。（註六）

君不見，走馬川行雪海邊，平沙莽莽黃入天。

輪台九月風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隨風滿地石亂走。

匈奴草黃馬正肥，金山西見煙塵飛，漢家大將西出師。

將軍金甲夜不脫，半夜軍行戈相撥，風頭如刀面如割。

馬毛帶雪汗氣蒸，五花連錢旋作冰，幕中草檄硯水凝。

虜騎聞之應膽懾，料知短兵不敢接，車師西門佇獻捷。

在這時期中，他的戰爭作品雖然很多，而沒有一首是反對戰爭的。

只見他說：

“亞相勸王甘苦辛，誓將報主靜邊塵。

古來青史誰不見，今見功名勝古人”（註七）

那裡有如高適所說的‘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呢？又天寶六載(747) 高仙芝、封常清等破小勃律國時，曾大敗吐蕃兵十萬于娑勒城。他作了六章凱歌獻給封常清云，

“漢將承恩西破戎，捷書先奏未央宮。

天子預開麟閣待，祗今誰數貳師功？

“官軍西出過樓蘭，營幕傍臨月窟寒。

蒲海曉霜凝馬尾，葱山夜雪撲旌竿。

“鳴笳疊鼓擁廻車，破國平蕃昔未聞。

丈夫鵠印迎邊月，大將龍旗掣海雲。

“日落轔門鼓角鳴，千群面縛出蕃城。

洗兵魚海雲迎陣，秣馬龍堆月照營。

“蕃軍遙見漢家營，滿谷連山遍哭聲。

萬箭千刀一夜殺，平明流血浸空城。

“暮雨旌旗濕未乾，胡煙白草日光寒。

昨夜將軍連曉戰，蕃軍只見空馬鞍。”（註八）

六首，首首都寫得非常痛快，難道是他的本心說話嗎？也許是有
的。你看他的登北庭北樓呈幕中諸公云；

“上將新破胡，西郊絕煙埃。

邊城寂無事，撫劍空徘徊。

幸得趨幕中，托身剛群才。

早知安邊計，未盡平生懷。”（註九）

也許有人以為封常清是由戰功出身的武人，對於戰爭當然有一種嗜好，而他、岑參，時時以戰爭的作品獻給他，莫非想討封常清的好感嗎？不錯，不過我們要知道，封常清不獨是個武人而同時亦是一個文人。舊唐書他的本傳云：

“開元末會達奚部落背叛……玄宗敕靈察逆擊之。靈察使仙芝以兵。……達奚行遠，人馬皆疲，斬殺畧盡。常清於幕中潛作捷書，具言次鉤泉遇賊形勢，克獲謀略事頗精審。仙芝所欲言，無不周悉。仙芝軍迴……判官劉眺，獨孤峻等道問之曰，‘前者捷書，誰之所作？副大使幕下，何得有如此人？’仙芝曰‘即仙芝僕人封常清也。’”（註十一）

據此，我們不獨可以知封常清能做很好的文章，而且亦可以知西域的地方知書識字的人很少，不然劉眺，獨孤峻等不宜因封常清的一篇捷書而詫異起來。可知岑參獻詩封常清不單是得他的好感了。

天寶十四載（755）安祿山叛；唐朝的天下幾乎傾覆下去。干戈足足騷擾了八九年。國家元氣，於是乎波敗到極點。在這時期中，戰爭區域是在中國最富庶的地方，所殺的人民是當代很優秀的份子，換句話說，當時所有的破壞都向中國當時最精采的地方去。較諸西域的一勝一敗的輕重實不啻有天淵之別。轟轟烈烈的開元，天寶（713—755）的黃金時代不能不告絕，而續以苦悶的文學。

和時代一樣，岑參把他四十歲以前的思想漸漸變化而成立一個比較昔時嚴重的人生觀。他，現在，曉得什麼是切身的問題了。他，現在，曉得戰爭是一種慘酷的行動了。也知道一個人，對於似乎不相關的政局，到不能容忍之時，而不能大聲疾呼的了。而同時他的詩亦含

有傷感和諷刺的色采。

天寶十四載(755)十二月洛陽破，次年六月潼關失守，長安又破。於是兩京皆陷，玄宗奔蜀，肅宗即位于靈武。明年(757)肅宗在風翔，岑參從西域走到行在，作了二首行軍詩云：

“吾竊悲此生，四十幸未老。
一朝逢世亂，終日不自保。
胡兵奪長安，宮殿生野草。
傷心五陵樹，不見二京道。
我皇在行軍，兵馬日浩浩。
胡雖尚未滅，諸將懇征討。
昨聞咸陽敗，殺戮盡如掃。
積屍若丘山，流血漲澧鎬。
干戈礙鄉國，豺虎滿城堡。
村落皆無人，蕭然空桑棗。
儒生有長策，無處豁懷抱。”

(闕兩句)

塊然傷時人，舉首哭蒼昊。”(註十二)

試把這首詩和未亂前所作之戰爭詩，其不同之處截然如出諸兩個人的手。可知這次大亂影响他的作風，不是徒然的說話。第二首頗為積極：

“早知逢世亂，少小謾讀書。
悔不學彎弓，向東射狂胡。
偶從諫官列，謬向丹墀趨。
未能匡吾君，虛作一丈夫。
撫劍傷世路，哀歌泣良圖。”

功業今已遲，覽鏡悲白鬢。

平生抱忠義，不敢私微軀。”(註十二)

同時他有一首短短的五絕，雖則無前者的 Sentimental，而較為蘊蓄。這首詩叫做行軍九日思長安故園。是時長安仍未收復，故有此作。

強欲登高去，無人送酒來。

遙憐故園菊，應傍戰場開。(註十三)

至德二年(757)恢復兩京，他回長安。乾元元年(758)九節度使的兵，潰于相州。同年九月洛陽復陷。明年(759)四月被出爲虢州長史；大概是爲着言論太過不顧忌罷。然而他並不因此次挫折而對于朝廷保持緘默。潼關鎮國軍句覆使院早春寄王同州云：

“胡寇尙未盡，大軍鎮關門。

旗旌遍草木，兵馬如雲屯。

聖朝正用武，諸將皆承恩。

不見征戰功，但聞歌吹喧。

儒生有長策，閉口不敢言。

昨從關東來，思與故人論。

何爲廟廊器，至今居外藩？

黃霸寧淹留，蒼生望騰騫。”(註十四)

大約廣德二年(764)他回長安做太子中允的官。明年(765)入蜀，却爲崔吁的亂所阻，不得已返長安。大曆元年爲(766)他爲杜鴻漸的幕府再入西川。次年杜鴻漸歸朝，奏崔吁爲西川節度使。崔吁的部下却跋扈起來，想擁護崔吁，脫離中央的關係。他，於是乎，作蜀客歸刺諷當時的人。可惜這篇已經失去，此間不能引出。

大曆二年(767)他爲嘉州刺史。在這時候，大概公事不多，所以

時常他走到嘉州附近的名勝去遊覽。登嘉州凌雲寺作云，

“寺出飛鳥外，青峯戴朱樓。

搏壁躋半空，喜得登上頭。

殆知宇宙闊，下看三江流。

天晴見峨眉，如向波上浮。

廻野煙景豁，陰森棕相稠。

願割區中緣，永絕塵外遊。

回風吹虎穴，片雨當龍湫。

僧房雲濛濛，夏月寒颼颼。

回合附近郭，寥落見遠舟。

勝槩無端倪，天宮可淹留。

一官距足道，欲去令人愁。(註十五)

他想做和尚或道士，當然不是現在才說的。他，三十歲時曾說，

“無由謁天階，却欲歸滄浪。”(註十六)

寄青城龍溪免道人云：

“久欲謝微祿，誓將歸大乘。

願聞開土說，庶以心相應。”(註十七)

秋夜宿懶遊寺南涼堂呈謙道人云：

“願謝區中緣，永作金人宮。”(註十八)

自潘陵尖還少室居止秋夕憑眺云：

“况本無宦情，誓將依道風。”(註十九)

與高適，薛據同登慈恩寺云：

“誓將掛冠去，覺道資無窮。”(註十五)

登千福寺楚金禪師法華院多寶塔云：

“庶割區中緣，脫身恒在茲”（註九）

題華嚴寺環公禪房云：

“生事在雲山，誰能復羈束？”（註二十）

潼關使院懷王七季友云：

“無心顧微祿，有意在獨往。

不負林中期，終當出塵網。”（註十七）

上嘉州青衣山中峯題惠淨上人幽居云：

“君子滿天朝，老夫憶滄浪。

况值廬山遠，抽簪歸法王。”（註十九）

東歸發犍爲至泥溪舟中作云：

“吾當海上去，且學乘槎翁”（註二十一）

下外江舟中懷終南舊居云：

“頃來厭塵網，安得有僊骨。

巖壑歸去來，公卿是何物？”（註二十二）

自三十歲至五十餘歲說做道士，做和尚，已說了許多而沒有一次是很澈底做成的。其中的原故：一則是他一時太過高興的說話；二則他做官失敗時一種無聊解悶的說話。可知他不是有真心去做和尚的，即使有也不過是暫時的罷。你看他三十歲以來，幾乎無時不做官，那裡能做釋迦的門徒呢？

大曆三載崔吁入朝。瀘州刺史楊子琳乘着這個機會舉兵襲破成都。蜀中大亂。後來雖然崔吁把成都恢復過來，而盜賊却未能平定下去。不幸的他却又碰着這個時候罷嘉州刺史東歸，走到戎州的地方就不能前進了。他有一首詩云：

“南州林莽深，亡命聚其間。

殺人無昏曉，屍積墳江濱。
餓虎銜髑髏，饑鳥啄心肝。
腥裏灘草死，血流江水殷。
夜雨風蕭蕭，鬼哭連楚山。
三江行人絕，萬里無征船。
唯有白鳥飛，空見秋月圓。

• • • • • • • • • •

明主每憂人，節使恒在邊。
兵革方禦寇，爾惡胡不悛？
吾竊悲爾徒，此生安得全？”（註二十三）

因此，他不能不在蜀暫寓。豈料明年（769）竟客死于此地呢？大概在貞元中（791—99），他的詩文才被他的兒子，和杜確編次出來。

註一	全唐文	351;5	（初印本）
註二	叢刊本 <u>岑嘉州詩</u> ○3:31		
註三	同 上	6;1	
註四	同 上	1;33	
註五	同 上	2;2	
註六	同 上	2;3	
註七	同 上	2;4	輪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
註八	同 上	7;1	獻封大夫破播仙凱歌文章
註九	同 上	1;22	
註十	同 上	3;8	北庭作
註十一	<u>舊唐書</u>	104;4	（浙江書局刊本）
註十二	叢刊本 <u>岑嘉州詩</u> ○1;35—36		
註十四	同 上	1;11	
註十五	同 上	1;21	
註十六	同 上	1;13	
註十七	同 上	1;12	
註十八	同 上	1;17	
註十九	同 上	1;20	
註二十	同 上	1;24	
註二十一	同 上	1;31	
註二十二	同 上	1;32	
註二十三	同 上	1;34	

岑參生卒年及壽年攷

他的生年各書都不載。據他的行軍詩 吾竊悲此生，四十幸未老。一朝逢世亂，終日不自保。胡兵奪長安，宮殿生野草。傷心五陵樹，不見二京道。我皇在行軍，兵馬日浩浩。胡雖尚未滅，諸將懇征討。昨門咸陽敗，殺戮盡如掃。…”（註二）這是安祿山造反，兩京——洛陽，長安——陷落了的寫真。洛陽於天寶十四載（755）十二月攻破；次年（756）六月哥舒翰敗於靈寶，潼關失守，玄宗只好奔蜀。於是安祿山遂據有長安的地方。（註一）好在，後來於至德二年（757）九十月間都把兩京恢復過來，大局才能漸漸的安定下去。這急速的軍戎交代，行軍詩裏便顯露著牠的脫稿的時期。是即牠應作於至德元年（756）六月以後，至德二年十月以前。據詩題的註云‘時扈從在鳳翔’（註二）重定於至德二年（756）二月在鳳翔（註三）那末此詩應作於757年了。這年作詩而云“四十幸未老”則岑參約生于開元六年，西歷718年。

他的卒年唐才子傳沒有說及（註四）文獻通考只云“杜鴻漸表置幕府，爲職方郎中，兼侍御史。罷，終於蜀”。（註五）杜確的序對於他在蜀的記載有：

“副元帥相國杜公鴻漸表公職方郎中，兼侍御史，列爲幕府。無幾使罷，寓居於蜀。時西川節度使因亂受職，本非朝旨。其部統之內，文武衣冠，附會阿諛，以求自結。皆曰：中原多故，劍外少康，可以庇躬，無暇向闕。公乃著招蜀客歸一篇，申明逆順之理，折挫佞邪之計。有識者感嘆，姦謀者慚沮。播德澤於梁益，暢皇風於印雙。…”（註六）

然則序裏所指的“西川節度使”是誰呢？欲解答此問題，我們最

好先看看杜鴻漸的傳：

“永泰元年（765）十月劍南行軍司馬崔旰殺節度使郭英乂。據成都，自稱留後。鄧州牙將柏貞節，瀘州牙將楊子琳……與兵討旰。西蜀大亂。明年（766）二月命鴻漸以宰相兼充山劍副元帥，劍南西川節度使，以平蜀亂。……時西戎寇邊，關中多事。鴻漸孤軍陷險，兵威不振。代宗不獲已，仍以旰爲劍南西川行軍司馬，柏貞節爲鄧州刺史，楊子琳爲瀘州刺史各罷兵。大歷二年（767）詔以旰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召鴻漸還。”（註七）

由此可知杜鴻漸帶兵入蜀，是想解決崔旰的。但所得結果恰恰相反，不但崔旰不能消滅而反叫他做節度使。這是什麼原故呢？當然是爲着“西戎寇邊，關中多事”，朝庭不能不把西川的局面暫時敷衍下去。杜確序裡有“西川節度使因亂受職，本非朝旨”的話，也是爲着這個原故。而同時序中所指的西川節度使亦爲崔旰其人。

崔旰于大歷二年（767）七月爲西川節度使至大歷三年四月始入朝（註八），則其招蜀客歸爲這兩年間之作，而同時大歷二年的時候他實未曾死去。

他的阻戎瀘聞群盜詩，自註云“戊申歲余罷官東歸；屬斷江路時，淹泊戎州作。”（註九）戊申歲即大歷三年。大歷三年（768）所作詩而云“空見秋月圓”則他全歸之日宜展至這年秋後了。

杜確序云“播惠澤於梁益，暢皇風於邛僰。旋軫有日，犯軟俟時。吉往凶歸，嗚呼不祿。”（註廿二）據此，我們不獨知岑參卒於大歷三年（768）秋後，而且又知他死於西川。唐詩紀事亦云，“寓於蜀。中原多故；卒死於蜀”（註廿三）可知岑參的寓居當在大歷三年（768）秋後的事。

岑參留雖寓於蜀，然不能久住。一方面他在西川混得很，時時都想走開，所以他說：

“客厭巴南地，鄉鄰劍北天。

• • • • •
舟行未可往，乘日且須牽。”（註廿四）

又巴南舟中思陸渾別業詩，

“瀘水南州遠，巴山北客稀。

嶺雲撩亂起，溪鷺等閒飛。

鏡裡愁衰髮，舟中換旅衣。

夢魂知憶處，無夜不先歸。”（註廿六）

又巴南舟中夜書事云，

“見鷹思鄉信，鬥猿積淚痕。

孤舟萬里夜，秋月不堪論。”（註廿四）

他方面，岑參之所以留寓，是爲着盜賊梗塞河道的原故。一旦河道交通恢復，他就束裝東歸了。舊唐書云。

“大歷三年（768）五月……戊辰以劍南西川節度使崔旰檢校工部尚書改名寧。寧爲柏茂林，楊子琳所攻。寧既入朝，子琳乘虛襲據成都府……七月壬申崔寧弟寬攻破子琳收復成都府”（註廿七）

崔寧傳亦載云：初寧入朝留弟寬守成都。瀘州楊子琳乘以精騎數千突入成都據城守之。寬屢戰力屈。子琳威聲頗盛。寧妾任氏魁偉果幹。乃出其家財十萬，募勇士。信宿得千人。設隊伍將校，手自廳兵，以備子琳。子琳懼。城中糧盡乃拔城自潰”（註卅一）

因爲年月相近的原故，岑參作阻戎灘間羣盜所指的事，當是楊子琳七月兵敗時，盜賊蜂起的情境。但自此之後數年間，西川不見兵災。

(註廿九)而崔寧傳亦云‘寧在蜀十餘年地險兵強’(註卅)好亂如瀘州刺史柳子琳亦於大歷四年二月改爲陝州刺史(註廿八)。據此則，西川即不能于大歷三年七月後平靜亦能于次年(709)把秩序恢復過來。而同時，厭處西川的岑參亦可以於此年離開蜀地了。今杜確序仍謂其死于蜀，豈不是暗示，他死日在交通未恢復——大歷三年七月後或四年——之時。又據西蜀旅舍春歎寄朝中故人呈狄記事(註二)有春天的描寫，則岑參全歸之日宜不在大歷三年(708)而在大歷四年(709)

杜確於貞元十五年(799)十二月丁酉爲河中尹，河中，絳州觀察使(註卅二)。柳宗元爲韋夏卿祭杜確文題爲爲韋京兆祭杜河中文(註卅三)。可知杜確實卒於河中尹的官，是即卒於799年，因貞元十六(800)爲河中尹者已別有他人(註卅四)。由此觀之，杜確的岑嘉詩集序最遲亦必作於貞元十五年(799)。序云“嗚呼不祿，歲月逾邁，殆三十年”(註廿二)。可知杜確作序時，岑參死去已近三十年了。由作序最遲的年，貞元十五年(799)逆數至卒年大歷四年(709)共得三十年；與“殆三十年”所差甚微。此無異予以卒年爲大歷四年(709)一種更具體的證據。

他與杜甫的關係

在開元，天寶年間(713-755)的詩人杜甫是中心人物之一。當時詩人如李白，高適等都和他發生很密切的關係。與他們一樣，岑參也和杜甫友善。杜甫的渼陂行云：

“岑參兄弟皆好奇，攜我遠來遊渼陂”(註十)

當然，沒有同一的嗜好：他必不和岑參兄弟不辭勞苦的來到渼陂逛逛了。渼陂的風景：

“宛在中流渤海清，下歸無極終南黑；
半陂已南純浸山，動影窈窕沖融間；
船舷暝夏雲際寺，水面月出藍田關。”

這篇以“奇”來描寫渼陂而同時又謂“岑參兄弟皆好奇”，可知他們對於自然界的欣賞是同走一路的。這當然，對於藝術方面他們有了共鳴。至若對於友情方面，由此亦可以看出多少。“好奇”乃岑參的性格，這是杜甫不客氣的。以這不客氣的態度對待岑參，豈不是證明他和岑參有了好久的友情嗎？

有一年的重陽節，杜甫在長安。他本想去找岑參的。可是不湊巧連天的秋雨把所有的路都淋壞了。他悶的不得了，寄詩給岑參：

出門復入門，兩脚但如舊；
所向泥活活，思君令人瘦。
沈吟坐西軒，飲食錯昏晝。
寸步曲江頭，難爲一相就。”（註十一）

飲食沒有準則本來很細碎的事，而他却說給岑參聽。

後來岑參走到西域去做官。他們別了好多年。天寶十四載（755）安祿山作反後，他們始在鳳翔行在相見。岑參贈他的詩云：

聯步趨丹陛，分曹限紫微。
曉隨天仗入，暮惹御香歸。
白髮悲花落，青雲羨鳥飛。
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註十二）

杜甫的答贈云：

窈窕清禁闈，罷朝歸不同；
君隨丞相後，我往日華東。

冉冉柳枝碧，娟娟花蕊紅。

故人得佳句，獨贈白頭翁。”（註十三）

此外杜甫還寫了一章薦他的狀說他“識度清遠，議論雅正，佳名早立，時輩所仰，可以備獻替之官”（註十四）由此可知，他們雖離別了好幾年，而兩方面的交情仍然一樣的濃厚。

可是這次的聚會爲期很短。不久杜甫因救房琯的事就被貶爲華州掾。杜甫的一首詩序云“至德二載（757）甫自京金光門出間道歸鳳翔。乾元初（758）從左拾遺移華州掾與親故別。因出門有悲往事”（註十四）。按乾元二年岑參始出爲虢州長史（註十五）。明此則他們見面不過年餘的時候；乾元元年（758）就各散東西了。

自這一別杜甫的遭遇非常悲苦。河南方面安祿山，史思明的實力還未消滅。九節度的兵又于乾元元年（758）潰於相州。將材如郭子儀也不免於退守洛陽。當時局面實在很難樂觀。所以在他的垂老別有很淒涼的寫真。

“四郊未寧靜，垂老不得安。

子孫陣亡盡，焉用身獨完。

投杖出門去，同行爲辛酸。

幸有牙齒存，所悲骨髓乾。

男兒旣介胄，長揖別上官。

老妻臥路啼，歲暮衣裳單。

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

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餐。”

• • • • • • • • • •

對於社會既然有“人情所不能忍”的寫真，而對於他自己本身亦

不見得有什麼如意的事。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髮垂過耳。

歲拾橡栗隨羣公，天寒日暮山谷裏。

中原無書歸不得，手脚凍皴皮肉死。

嗚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風爲我從天來！”（註十六）

這種人類不能忍受的遭遇中，他在他的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
虢州岑二十七長史參詩，對岑參說。

“故人何寂寞，今我獨淒涼。”（註十四）

後來，杜甫走到四川去。離他的朋友的所在雖然很遠，他却一點都不會忘記。所以在他的泛江送魏十八倉曹還京，因寄岑中允參，范
郎中季明云：

“若逢岑與范，爲報各衰年。”（註十七）

在四川，他住了好幾年，住的非常厭煩。也許是爲着四川地方不
很安定罷。於是他離開成都，走到雲安那裡去。當時岑參也做了嘉州
刺史，杜甫寄詩給他：

“不見故人十年餘，不道故人無素書。”（註十八）

從九日寄岑參詩（註十一）起，至寄岑嘉州詩止，杜甫與他發生朋友
的關係最少有二十年（註十九）而這五分之一世紀中，詩句裡所表現的感
情都非常濃厚。要不是彼此都是忘形之交，當然不會有這般的感情。

說了一大篇似乎沒有相干的話。現在我要講到與岑參卒年有關係
的記載了。杜甫的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詩序云，

“開文書帙中，檢所遺忘，因得故高常侍適往居，在成都時，高
任蜀州刺史，人日相憶見寄詩。淚灑行間，讀終篇末，自枉詩已十餘
年。莫記存歿，又六七年矣。老疾懷舊，生意可知。今海內忘形故

人，獨漢中王瑀與昭州駁使君超先在，愛而不見，情見乎辭。大歷五年（770）正月二十一日。”（註十九）

大歷五年之作，而云‘海內忘形故人’獨有兩人生存的。據以上所攷，岑參亦爲他的忘形交。爲什麼他不提及呢？豈不是岑參那時已登了鬼籍的明證嗎？

也許有人以爲杜甫一時遺忘或者生有的莫逆交不只兩個。欲解答這個問題，我們不能不攷他寄詩給岑參最遲的年月。

據寄岑嘉州詩的“贈子雲安雙鯉魚”（註十八）此詩是從雲安寄來的。杜甫居雲安在去夔州之前；移居夔州郭詩的“伏枕雲安縣，遷居白帝城。春知催柳別，江與放船清”爲證。（註十八）。他的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註二十）。序云“大歷二年（767）十月十九日夔州府別駕元持宅見臨穎李十二娘舞劍器。”由此可知這首最遲亦作於大歷二年（767）

又云“不見故人十年餘”（註十八）“十年餘”的意義與“十餘年”不同，“十餘年”是由十一年至十九年的不確定數目。“十年餘”是“十年又幾個月的意思。明白了這一層，則大歷二年前十年或十一年間，他們都在分離的時候。按乾元元年（758）杜甫被貶爲華州掾。次年岑參出爲虢州長史（註廿一）；自乾元元年（758）分手下推大歷二年（767）共得十年與定義合。由此更可進一步而指明寄岑嘉州詩大概爲大歷二年（767）之作。

由此觀之，大歷二年（767）的時候，岑參的影子仍然徘徊於杜甫腦中。大歷五年（770）正月二十一日去大歷二年（767）最多不過兩年零二十一日，杜甫雖善忘亦不致如是的不合心理學的通例。

且岑參和高適曾被杜甫看作同一的人物。所以他以同一的詩，寄

彭州高三十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參三十韻，分寄給他們，同一的批評，“高岑殊緩步，沈無得同行。意懶關飛動，篇終接混茫。舉天悲富駘，近代惜盧王”批評他們。(註十四)其理由，從一方面，固然是因為他對於他們兩人的感情有同一的濃厚；從他方面亦因為他們相類的原故，不能不令杜甫發生聯想(Association)——是即想及高適的時候，就聯想及岑參，反之也是一樣。明白了這種心理學的作用，則杜甫作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詩(註十九)的時候，他的心目有岑參其人已是有很大的可能性了，何況尚不止此呢。

* * * * *

講了大半篇說話，現在對於他的卒年，可以下個結論了。即是似宜卒於大歷四年(769)春以後，大歷五年(770)正月二十一日以前。但後者只有二十一日。要是岑參死於這二十一日中，則杜甫作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詩時，對於他的回憶還新，當然不會發生枝節。不然，岑參仍舊生存，則不但與前所致“岑參宜死於大歷四年(769)”發生衝突；而且杜甫似亦不應於大歷五年(770)說，他的“海內忘形故人獨漢中王瑀與昭州徵使君超先在”(註十九)兩人而已。明白了這一人層，則岑參卒年在大歷四年(769)。大概可以相信的了。

由卒年上溯生年開元六年(718)則其年壽約有五十二歲。

註一舊唐書9;15(浙江書局刊本)

註二舊唐書9;16(叢刊本岑嘉州詩。以後均作此。)

註三舊唐書10;5

註四佚存叢書，三帙，唐才子傳3;1—(商務印書館影印本)

註五叢刊本附錄

註六全唐文459;14(初印本)。

註七舊唐書108;7

- 註九舊唐書1；35
 註十全唐詩3；4(同文石印本)
 註十一全唐詩8；3
 註十二舊唐書3；5
 註十三全唐詩8；50
 註十四全唐詩8；53
 註十五舊唐書1；37
 註十六全唐詩3；15
 註十七全唐詩3；63
 註十八全唐詩3；72
 註十九全唐詩3；41
 註二十全唐詩3；33
 註廿一全唐詩3；1；37
 註廿二全唐文459；15.

孫星衍的平津館叢書：懷古文苑12；16

- 註廿三唐詩紀事23；16(叢刊本)

- 註廿四舊唐書3；9
 註廿五全唐詩7；40
 註廿六舊唐書3；13
 註廿七舊唐書11；17
 註廿八舊唐書11；18
 註廿九舊唐書11；17—23
 註三十舊唐書117；4
 註卅一舊唐書117；6
 註卅二舊唐書13；20
 註卅三全唐文193；15
 註卅四舊唐書13；21

岑 參 年 譜

公曆	本 人 事 略	同 時 文 人	同 時 大 事
718	玄宗開元六年戊午 壹歲 是年生。	賈至生	吐蕃乞和
719	玄宗開元七年己未 弒歲		徙宋王憲爲寧王
720	玄宗開元八年庚申 叢歲		宋勳，蘇頌罷
721	玄宗開元九年辛酉 肅歲	崔祐甫生 元行冲上書曰， 凡四萬餘卷。	姚崇，劉子玄卒 造新曆。
722	玄宗開元十年壬戌 伍歲 他的 <u>感舊賦</u> 序云，“五歲讀書。”(註一)		始募兵充宿衛。
723	玄宗開元十一年癸亥 陸歲	元結，韓滉生。	置麗正書院。 始置長從宿衛。
724	玄宗開元十二年甲子 七歲		廢皇后王氏。 內侍楊思勗爲大將軍。
725	玄宗開元十三年乙丑 八歲		封泰山。
726	玄宗開元十四年丙寅 九歲 感舊賦云“九歲屬文。” (註一)	嚴廸，儲光羲， 崔國輔，綦毋潛及進士第。	命張說修開元禮。
727	玄宗開元十五年丁卯 十歲	李璡，王昌齡， 常建，杜鵑及進士第。	盜殺河西節度使王君奐。
728	玄宗開元十六年 十一歲		行開元大衍曆
729	玄宗開元十七年己巳 十二歲	姚南仲，常袞生	以帝生日爲千秋節

公曆	本 人 事 略	同 時 文 人	同 時 大 事
730	玄宗開元十八年庚午 拾叁歲	陶翰，崔損，薛總及進士第。 <small>崔明充知貢舉。</small>	此年死罪二十四人。
731	玄宗開元十九年辛未 拾肆歲	王維，薛據及進士第。 <small>蕭昕，陶軒，王昌齡中博學宏詞科。</small>	王毛仲有罪賜死。
732	玄宗開元二十一年壬申 拾伍歲 感舊賦云“十五隱於嵩陽” <small>(註一)</small>		信安王禕大破奚 契丹。
733	玄宗開元廿一年癸酉 拾陸歲	徐賡，劉昌卿 元德秀閣仲璵及進士第。	分天下爲十五道，置采訪使。 伐渤海。
734	玄宗開元二十二年甲戌拾七歲	李琚，閻防，張茂之，顏真卿，以李林甫爲同三杜，漸及進士第。 李琚，樞諫，韓液中博學宏詞科。	以李林甫爲同三杜，漸及進士第品。
735	玄宗開元廿三年乙亥 拾捌歲	賈至，李頤，蕭穎士，李華，趙丹華，柳芳，李容，張階，張南極，張翬及進士第。 杜甫赴京兆貢舉不第。	冊壽王妃楊氏爲太真。
736	玄宗開元廿四年丙子 十九歲		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錄。
737	玄宗開元廿五年丁丑 式拾歲 感舊賦云“二十獻書闕下” <small>(註一)又賦云“弱冠干於王侯”。(註二)從這年廿歲起至三十歲止，他的生活都運用于出入長安，洛陽之間。所以他說“我從東山，獻書西周；出入二郡，蹉跎十秋。”(註六)</small>		宋璟卒。

公曆	本 人 事 略	同 時 文 人	同 時 大 事
738	玄宗開元廿六年戊寅 廿一歲	崔曜及進士第	立忠王與爲太子。州縣里皆置學。
739	玄宗開元廿七年己卯 廿二歲		追謚孔子爲文宣王。
740	玄宗開元廿八年庚辰 廿三歲	王昌齡遊襄陽。 孟浩然，張鷟卒。	張九齡卒。
741	玄宗開元廿九年辛巳 廿四歲		是時政教所被三百二十一州。
742	玄宗天寶元年壬午 廿五歲	崔明允，顏真卿中文詞秀逸科	追崇老子爲玄元皇帝，享於新廟
743	玄宗天寶二年癸未 廿六歲 敬酬杜華淇上見贈，兼呈 熊耀云：“憶昨癸未歲，吾兄自 江東。得君江湖詩，骨氣凌謝 公。”此詩當作于此年以後。 (註三)	劉單，邱爲，張謂及進士第。 李華中博學宏詞科。	
744	玄宗天寶叁載甲申 廿七歲 及進士第。杜確序云“天 寶三載進士高第。”(註四)	獨孤及生。 趙岳，楊賀及進士第。 賀知章卒。 李白供奉翰林。	改年曰載
745	玄宗天寶四載乙酉 廿八歲	殷寅，李岑，趙鐸及第。	以楊太真爲貴妃。
746	玄宗天寶五載丙戌 廿九歲 至大梁却寄匡城主人云： 一從棄魚釣，十載干明主； 無由謁天階，却欲歸滄浪” (註五)據感舊賦所云“二十獻 書闕下”及“弱冠干於王侯” (註二)下推“十載”，則此詩 爲此年之作。		貶韋堅，皇甫惟明。

公曆	本 人 事 略	同時文人	同時大事
747	<p>玄宗天寶六載丁亥三十歲 感舊賦云‘參年三十未及一命’(註一)可知此篇作于今年。</p> <p>初授官題高冠草堂云“三自潤職十始一命，宦情都欲閑。憐無舊業，不敢恥微官。水吞樵路，山花醉藥欄。緣五斗米，孤負一漁竿。”(註七)據此，則他被授官當在作感舊賦之後春天的事。所授的官似乎是‘右內率府兵曹參軍’(註四)</p> <p>銀山積西館云“銀山峽口風似箭，鐵門關西月如練。…丈夫三十未富貴，安能終身守筆硯。”這裡所云的銀山峽，鐵門關都是西域的地方。可知這年，他已走到西域的地方了。杜確的序說他“充安西節度判官”(註四)大概是在這年。按封常清傳云，高仙芝于“天寶六年…十二月…代夫蒙靈聰爲安西節度使”(註十三)而他亦有武威送劉單判官赴安西行營便呈高開府(註十四)高仙芝于天寶九載爲開府儀同三司，故詩題云云(註二十二)可知他所佐的爲高仙芝幕，而同時他爲判官最早宜在此年。</p> <p>積中作云“走馬西來欲到天，離家見月兩回圓”(註九)</p>	<p>包佶及第。 李邕卒。</p>	<p>詔徵天下士無一舉者。 高仙芝破小勃律國。以安祿山兼御史大夫。</p>
748	<p>玄宗天寶七載戊子三十一年 使交河郡云“奉使按胡俗，平明發輪台。暮投交河城…昨者新破胡，安西兵馬回。鐵門控天崖，萬里何遼哉！”天寶六載破小勃律(註十三)故“昨者新破胡”云</p>	<p>包何，李嘉祐，李栖筠及第。</p>	<p>以貴妃諸姊爲國夫人。</p>

公曆	本 人 事 略	同 時 文 人	同 時 大 事
	<p>云。又詩題下註云“郡在火山東腳，其地苦熱，無雨雪，獻封大夫”（註十六）封大夫就是<u>封常清</u>。他於<u>天寶六載</u>從<u>高仙芝</u>破<u>小敦律</u>，有功授朝散大夫。所云“昨者新破胡，安西兵馬肥”就是指破<u>小敦律</u>的事。</p> <p>獻封大夫破播仙凱歌六章（註十八）云：“蕃軍遙見漢家營，滿谷連山遍哭聲。萬箭千刀一夜殺”；“平明流血浸空城”；“千群面縛出蕃城”（註十八）。李嗣業傳裡對于此事亦有同樣的記載，“<u>高仙芝</u>討<u>敦律</u>署<u>嗣業</u>及中郎將<u>田珍</u>爲左右陌刀將。時<u>吐蕃</u>兵十萬屯<u>娑勒城</u>。據山瀕水，聯木作郛以扼王師。<u>仙芝</u>潛軍夜濟<u>信圖河</u>……虜不虞軍至，因大潰、投崖死者十八…至<u>敦律</u>禽其王平之”（註十）。据此，則此篇大概爲今年之作。</p> <p>寄<u>宇文判官</u>（註廿）云“西行殊未已，東望何時還？…二年領公事，兩度過<u>陽關</u>”可知此詩最早作于此年。</p>		
749	<u>玄宗天寶八載己丑</u> 三十二歲	張九皋薦高適舉 有道科	殺 <u>趙奉璋</u>
750	<p><u>玄宗天寶九載庚寅</u> 三十三歲</p> <p>輪台歌奉封大夫出師西征（註廿一）詩一首。按是年<u>高仙芝</u>將兵討<u>石國</u>，平之。（註二十二）據此，則此詩宜作于出師西征之時。且<u>封常清</u>于<u>天寶六載</u>破<u>敦律</u>後，始爲朝散大夫，可知此詩實爲討<u>石國</u></p>		賜 <u>安祿山</u> 爵，東平郡王。

公曆	本人事畧	同時文人	同時大事
	<p>而作。</p> <p><u>走馬川行奉送出師西征</u>(註二十三)之“…輪台九月風夜吼…匈奴草黃馬正肥，<u>金山西</u>見煙塵飛，漢家大將西出師”與輪台歌奉封大夫出師西征之“輪台城頭夜吹角，輪台城北旄頭落。羽書昨夜過<u>渠黎</u>，單于已在<u>金山西</u>”(註二十一)同詠一事，亦當作于此年。</p> <p>武威送劉單判官赴安西行營便呈高開府詩一首。高仙芝傳云‘九載將兵討<u>石國</u>平之。…其載入朝拜開府儀同三司’(註廿二)</p> <p>北庭西效候封大夫受降回軍獻上(註廿四)云‘胡地苜蓿美，輪台征馬肥。大夫討匈奴，前月西出師。兵甲未得戰，降虜來如歸’</p>		
751	玄宗天寶十載辛卯 三十四歲	<p>孟效生。</p> <p>錢起及第。</p> <p>杜甫年四十，進大禮賦，待詔集書院</p>	<p>爲<u>安祿山</u>起第於<u>親仁坊</u></p>
752	<p>玄宗天寶十一載壬辰 卅五歲</p> <p>是年在長安，有送薛播擢第歸河東詩一首。登科記考引五百家韓註云‘薛播‘天寶十一年登第’(註十五)</p>		<p>李林甫死，以楊國忠爲右相。</p>
753	<p>玄宗天寶十二載癸巳 卅六歲</p> <p>送顏平原序云‘十二年春，詔補尚書十數公爲郡守。上親賦詩……寵餞加等。美公是行爲寵別章句。(註十五)按岑參生時，年號之有十二年者，有開元和天寶。</p>	<p>衛次公，梁肅 楊儀，鮑防，皇甫曾，張繼</p> <p>參第。</p>	<p>追削李林甫官爵 剖其棺</p>

公曆	本 人 事 略	同 時 文 人	同 時 大 事
	開元十二年，他只有七歲。 可知此詩當作于天寶十二年 了。		
754	玄宗天寶十三載 卅七歲	陸贊，孔戣，李 蕃，歸登生。 韓翃，元結， 房白，劉太真登 第。 獨孤及舉洞曉元 經科。 元德秀卒。	
755	玄宗天寶十四載乙未 卅八歲	常袞登第。	十一月安祿山據 范陽叛。 十二月十日封常 清兵敗于汜水。 十三日祿山陷東 京。斬封常清高 仙芝于潼關，以 歌舒翰爲太子先 鋒元帥。
756	肅宗至德元年丙申 三十九歲	郎十元，皇甫中， 令狐峘及第。 優鉢羅花歌（註廿八）序云 “天寶景申歲，參忝大理評事， 攝監察御史，領任西北庭度 支副使。”按“景申歲”即丙 申歲，“因避唐高祖父昞諱 而改。（註九十七）全唐詩作 “庚申”（註廿九）誤。	六月哥舒翰敗于 潼關，西京陷。 玄宗幸蜀。 七月肅宗即位于 靈武，改元曰至 德。
757	肅宗至德式年丁酉 四十歲	北庭作（註三十）云“雁寒通 鹽澤，龍堆接醋溝。孤城天 北畔，絕域海西頭。秋雪春 仍下，朝風夜不休。可知年 四十，猶自未封侯。”此爲 今年春之作。 行軍二首云“吾竊悲此 生，四十幸未老。”（註卅一） 鳳翔府行軍送程使君赴成	安慶緒殺祿山。 賊寇睢陽張巡死 之。

公曆	本 人 事 略	同 時 文 人	同 時 大 事
	<p>州詩一首(註六十三)</p> <p>行軍九日思長安故園云：</p> <p>“遙憐故園菊，應傍戰場開。”(註卅三)</p> <p>行軍雪後月夜宴王鄉家詩一首(註三十四)</p> <p>被<u>杜甫</u>等薦于<u>肅宗</u>，謂其“識度清遠，議論雅正，佳名早立，時輩所仰。”薦狀末署“至德二載六月十二”(註卅五)</p> <p>寄左省杜拾遺詩一首(註卅六)杜拾遺即<u>杜甫</u>。他於今年拜左拾遺。(註卅五)</p> <p><u>杜甫</u>的答贈，有<u>奉答岑參補闕見贈</u>(註七十五)可知那時岑參已做補闕的官。</p>		
758	<p>肅宗乾元元年戊戌 四十一歲</p> <p>送裴判官自賊中再歸河陽幕府云“東郊未解圍，忠義似君稀。誤落胡塵裡，能持漢節歸。”(註三十七)是年九月洛陽陷。副元帥<u>李光弼</u>守河陽。(註卅八)此詩大概作于此年。</p> <p>秋夕讀書秋幽興獻兵部李侍郎云“年紀蹉跎四十強”(註四十五)。“四十強”就是“四十餘”的意思。今年爲此首詩最早作成之年。</p> <p>省中卽事詩一首(註六)</p> <p>和祠部王員外雪後早朝卽事詩一首(註六十四)</p> <p>奉和中書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詩一首(註六十四)</p> <p>西掖省卽事詩一首(註六十四)</p> <p>奉和春日幸望春宮應制詩一首(註六十五)</p>	<p>杜甫作<u>石壕吏</u>，乘老別，無家別。</p>	<p>三月壬申相州行營<u>郭子儀</u>等與史思明戰。王師不利。九節度兵潰。<u>子儀</u>斷<u>河陽</u>橋，以餘眾守<u>東京</u>。九月庚寅史思明陷<u>洛陽</u>。</p>

公曆	本 人 事 略	同 時 文 人	同 時 大 事
759	<p>肅宗乾元式年己亥 四十二歲 樂德輿生 <u>潼關鎮國軍句覆使院早春王維死</u></p> <p><u>寄王同州詩一首</u>(註三十九)舊唐書云“至德之後，中原用兵。遂有防禦團練制，置之各要衝；大郡皆有節度之類……<u>潼關防禦鎮國軍使</u>”(註十四) <u>其一也。又據乾元二年置陝</u> <u>鏞節度使，領潼關防禦團練</u> <u>鎮守等使，治陝</u>”(註廿六)， <u>則此詩應作于此年後。</u> <u>佐郡思舊遊序云</u>“己亥春 <u>三月參自補闕，轉起居舍人。</u> <u>夏四月署虢州長史。”</u>(註四十二) <u>初至西虢官舍南池呈左右</u> <u>省及南宮諸故人云</u>“黜官自 <u>西掖，待罪臨下陽”</u>(註四十四) <u>又據前一首詩的內容，則</u> <u>出關經華岳寺訪法華雲公的</u> <u>‘謫宦忽東走，千程苦相仍’</u> <u>(註四十三)性質與前者相同</u> <u>宜爲今年之作。</u> <u>虢中酬陝西甄判官贈詩一</u> <u>首</u>(註四十七) <u>虢州送天平何丞入京市馬</u> <u>詩一首</u>(註四十八) <u>虢州郡齋南池幽興閣二侍</u> <u>御道別詩一首</u>(註四十六) <u>虢州南池候嚴中丞不至詩</u> <u>一首</u>(註四十九) <u>據以上兩首‘南池’俱在虢</u> <u>州</u> <u>則喜華陰王少府使到南</u> <u>池宴集詩</u>(註四十八) <u>與郡齋南</u> <u>池招楊鱗詩</u>，最早皆宜作于 <u>此年</u> <u>虢州酬辛侍御見贈詩一首</u> <u>(註五十一)</u> </p>	<p>同 時 文 人</p>	<p>史思明殺安慶 緒。</p>

公曆	本人事畧	同時文人	同時大事
	<p>虢州西亭陪端公宴集詩一首(註五十二)</p> <p>虢州臥疾喜劉判官相過水亭詩一首(註五十二)。又六月十三日水亭送華陰王少府還縣(註五十三)似亦同時之作。</p> <p>題虢州西樓詩一首(註五十四)</p> <p>早秋與諸子登虢州西亭觀眺詩一首(註五十三)</p> <p>暮春虢州東亭送李司馬歸扶風別廬詩一首(註五十五)</p> <p>衛節度赤驃馬歌云(九十三) “憶昨看君朝未央，鳴珂擁蓋滿路香。始知邊將真富貴，可憐人馬相輝光…待君東去掃胡塵，爲君一日行千里。”</p> <p>按衛伯玉…天寶中仗劍之安西以邊功累遷至員外諸衛將軍。肅宗卽位，興師靖難。伯玉…自安西歸長安。初爲神策軍兵馬使。乾元二年十月…以功遷右羽林軍大將軍，知軍事，轉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註五十七)據乾元二年衛伯玉始爲節度使，則此詩最早宜作於此年。</p>		
760	肅宗上元元年庚子 四十三歲 杜甫入蜀。		<p>李輔國遷玄宗於西內。</p> <p>李光弼破賊</p>
761	<p>肅宗上元式年辛丑 四十四歲</p> <p>虢州送鄭興宗弟歸扶風別廬云“佐郡已三載”(註三十九)</p> <p>從759年至此年已經三歲了。</p> <p>杜甫有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參三十韻(註七十五)高適傳云：</p>		<p>史朝義殺史思明</p>

公曆	本 人 事 略	同 時 文 人	同 時 大 事
762	<p>出爲<u>蜀州刺史遷彭州…梓州副使段子璋反…適</u>卒州兵從<u>西川節度使崔光遠攻子璋斬之。…乃以適代光遠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u>。(註七十四)據此高適爲<u>彭州刺史宜在爲節度使之前，是即此年之前。</u>(註六十七)</p>	<p><u>李白卒。李陽冰編李白詩集。</u></p>	<p>十月壬申王師次<u>洛陽北郊。甲戌戰于橫水</u>，賊大敗，俘斬六萬計。<u>史朝義奔冀州。乙亥雍王奏收東京，河陽，汴，鄭，滑，相，魏等州</u>。於是<u>河北悉平。范陽尹李懷仙斬史朝義。</u></p>
763	<p><u>代宗廣德元年癸卯四十六歲柳賈生。</u> <u>送江陵泉少府赴任便呈衛嚴</u>武<small>委杜甫爲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small> <u>荊州詩一首</u>(註五十六)是年<u>衛伯玉</u>拜<u>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充荆南節度觀察等使</u>。 (註五十七)詩題所云之<u>衛荊州當是衛伯玉。</u></p>	<p><u>嚴武</u>杜甫爲<u>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u> <u>元結選築中集。</u></p>	<p>十月<u>吐蕃入寇，代宗如峽。旋郭子儀擊破之。</u> 十二月丁亥<u>發陝郡還京。</u></p>
764	<p><u>代宗廣德二年甲辰四十七歲</u> <u>是歲李光弼弟光進爲太子太保，兼御史大夫，涼國公，渭北節度使</u>(註五十八)故送<u>李太保充渭北節度</u>云“詔出未央宮，登壇近總戎。上</p>	<p><u>李光弼，張鎬卒。嚴武大破吐蕃。宦者魚朝恩用事。</u></p>	

公曆	本 人 事 略	同 時 文 人	同 時 大 事
	<p>公周太保，副相漢司空。弓抱關西月，旗翻渭北風。兄弟皆許國，天地荷成功。 (註五十九)</p> <p>送嚴黃門拜御史大夫再鎮蜀川兼觀省詩一首嚴黃門卽嚴武。他子廣德元年(763)十月爲黃門侍郎(註六十)高適傳云“代宗卽位，吐蕃陷隴右漸逼京畿。適練兵於蜀臨吐蕃南境以牽制之。師出無功，而松，維等州尋爲蕃兵所陷。代宗以黃門侍郎嚴武代。” (註六十一)据此，可知嚴武再鎮蜀川當在松維等州陷落之後。松維等州陷落于廣德元年十二月丁酉(註六十)所以此詩之作宜在此年。</p> <p>送許員外江外置常平倉詩一首(三十二)按是年第五琦奏諸道置常平倉，許之。(註十一)</p>		
765	<p>代宗永泰元年乙巳 四十八歲</p> <p>送郭僕射節制劍南詩一首 (註七十)郭英乂于“廣德元年” …拜右僕射，封定襄郡王” (註七十一)是年嚴武卒(註六十二)“以英乂代之，兼成都尹，充劍南節度使”(註七十一)</p> <p>酬成少尹駱谷見行呈詩(註四十七)云“…何幸承命日，得與夫子俱。携手出華省，連鑣赴長途。五馬當路嘶，按節投蜀都”據此，可知公於今年始與成少尹入蜀。怎樣知道呢？獨孤及的送成都成少尹赴蜀序云“歲次乙巳，定襄王英乂出鎮庸蜀，</p>	<p>高適，嚴武卒 令孤楚，裴度生。</p>	<p>吐蕃數十萬衆寇邠州，京師戒嚴。平盧帥爲其下所逐。藩鎮不奉朝命。</p>

公曆 本 人 事 略 同時文人 同時大事

謀亞尹。僉曰：左司郎成公可，朝受命而夕撰日，卜十一月癸巳出車”（註七十二）

漢川山行呈成少尹詩一首
(註卅六)

與鮮于庶子自梓州成都少尹自襄城同行至利道中作詩一首（註七十三）

早上五盤嶺詩云“此行爲知己，不覺蜀道難”（註六十九）似亦爲同時之作。

宗代大曆元年丙午 四十九歲

杜確序云“副元帥相國杜公鴻漸表公職方郎中，兼侍御使，列爲幕府”（註四）是年“命黃門侍郎同平章事杜鴻漸兼成都尹，持節充山南西道，劍南，東川等道副元帥，仍充劍南西川節度使”（註七十八）可知他佐杜鴻漸的幕是在今年的事。

奉和杜相公初夏發京城作詩一著。據此則去年他和成少尹入蜀，似乎未達目的地就返京了。爲什麼呢？去年他們出發去蜀的時候，正值郭英乂被崔寧所殺之時。蜀中政局既然這般紛亂，他們走去，當然是凶多吉少。所以不能不回京城來。

奉和相公發益昌詩云“相國臨戎別帝京，擁旄持節遠橫行。朝登劍閣雲隨馬，夜渡巴江雨洗兵。山花萬朵迎征蓋，川柳千條拂去旌。暫到蜀城應計日，須知明主待持衡。”（註五十五）

韋員外家花樹歌詩一首
(註八十一) 据獨孤及之同岑郎中，

貶顏真卿。
使轉運使，治天下財賦。

公曆	本 人 事 略	同 時 文 人	同 時 大 事
	<p>屯田員外花樹歌（註八十二），則此詩宜作于此時。 <u>入効門作，寄杜，楊二郎中</u>，時二公並爲杜元帥判官詩一首。（註七十九） <u>范公叢竹歌序</u>云“職方郎中，兼侍御史，范公迺於陝西使院內種竹；新製叢竹詩以見示。美范公之清致雅操，遂爲歌以和之”（註八十） <u>文公講堂詩</u>云“文公不可見，空使蜀人傳”（註八十三） <u>萬里橋詩</u>云“成都與維陽，相去萬里地。……楚客過此橋，東看盡垂淚。”（註八十四） <u>石犀詩</u>云“江水初蕩漾，蜀人幾爲魚。向無爾石犀，安得有邑居？”（註八十四） <u>龍女祠詩</u>云“龍女何處來？來時乘風雨。……蜀人競祈恩，捧酒仍擊鼓。”（註八十四） <u>過王判官西津所居詩</u>云“潛移岷山石，暗引巴江流”（註八十五） <u>秋夕聽羅山人彈三峽流泉詩</u>一首。 <u>戎昱的贈岑郎中詩</u>云“童年未解讀書時，誦得郎中數首詩。四海煙塵猶隔濶，十年魂夢每相隨。雖披雲霧逢迎疾，已恨趨風拜德遲。天下無人贊詩句，不尋詩伯重尋誰？”（註八十六）</p>		
767	<p>代宗大曆二年丁未 五十歲</p> <p>杜甫的寄岑嘉州詩云“不見故人十年餘，不道故人無素書。願逢顏色關塞遠，豈意出守江城居。外江三峽且相接，斗酒新詩終日疎。”</p>	<p>章夏卿，章正卿， 杜確高郢舉茂才異行科。</p>	<p>吐蕃寇靈州，進寇邠州，京師戒嚴。郭子儀破之。</p>

公曆	本 人 事 略	同 時 文 人	同 時 大 事
	<p>…眼前所寄選何物：贈子雲 安雙鯉魚”（註八十七）</p> <p><u>下外江舟中懷終南舊居詩</u> 一首（註八十八）</p> <p>卦犍爲經龍閣道詩一首（註 八十八）犍爲即<u>嘉州</u>。地理志 云，‘隋眉山郡，武德元年改 爲嘉州…上元元年（760）以 戎州之犍爲來屬。天寶元年 (742)改爲犍爲郡。乾元元 年（758）復爲嘉州”（註八十九）</p> <p>初至犍爲作詩一首（註九十）</p> <p><u>赴嘉州過城固縣尋永安超</u> 禪師房詩一首（註五十五）</p> <p><u>上嘉州青衣中峯題惠淨上</u> 人幽居寄兵部楊郎中詩一首 (註九十一)</p> <p><u>登嘉州凌雲寺作詩一首</u> (註九十二)</p> <p>郡齋望江山詩云“客路東 連楚，人煙北接巴”（註六十八） 似亦今年之作。</p> <p>招蜀客歸原文已不可見， 據杜確序云“時<u>西川</u>節度因 亂受職，本非朝旨。其部亂 之內，文武衣冠，附會阿諛， 以求自結。皆曰：中原多 故，劍外少康，可以庇躬， 無暇向闕。公乃著招蜀客歸 一篇”（註四）又據以前所攷， “西川節度”即<u>崔寧</u>；寧 於大曆二年爲節度使。（註六 十二）可知此詩爲今年之作。</p>	<p>韓愈生。</p>	<p>八月吐蕃十萬寇 邠州京師戒嚴。 邠寧節度使<u>馬璘</u> 破吐蕃于邠州。</p>
768	<p><u>代宗大曆三年戊申</u> 五十一歲</p> <p>阻我瀘間群盜詩，自注云 “戊申歲余罷官東歸屬斷江 路時淹泊<u>戎州</u>作”（註七十九）</p> <p><u>青山峽口泊舟懷狄侍御詩</u></p>		

公曆	本 人 事 略	同 時 文 人	同 時 大 事
	<p>云“往來巴山道，三見秋草 彫”（註三十九）</p> <p><u>東歸留題太常徐卿草堂詩</u></p> <p>云“…忽作萬里別，東歸三 峽長。”（註八十五）</p> <p><u>東歸發犍爲至泥溪舟中作 詩一首</u>（註七十三）</p> <p><u>巴南舟夜書事詩</u>云“見鴈 思鄉信，聞猿積淚痕。孤舟 萬里夜，秋月不堪論。” (註九十)</p> <p><u>晚發五谿詩</u>云“客厭巴南 地，鄉鄰劍北天…芋葉藏山 逕，蘆花雜渚田。舟行未可 往，乘月且須牽。”（註九十）</p> <p><u>巴南舟中思陸渾別業詩</u>云 “瀘水南州遠，巴山北客稀 …鏡裡愁衰鬢，舟中換春 衣。夢魂知憶處，無夜不先 歸。”（註九十三）</p>		
769	<p>代宗大曆四年己酉 五十二歲 李益，冷朝陽及子儀徙鎮邠州。 西蜀旅舍春歎寄朝中故人第。</p> <p>呈狄評事詩云“春與人相 乖，柳青頭轉白”（註卅一）按 去年秋他始罷官、寓居，可 知此詩宜爲今年之作。 是年卒。</p>		

註一全唐文358;5(初印本)

註二全唐文353;6

註三叢刊本岑嘉州詩1;15

註四全唐文459;14

註五岑嘉州詩1;13

註六全唐文358;6—7

註七岑嘉州詩3;31

註八同 上2;12

註九同 上7;4

註十新唐書138;1(圖書集成本)

註十一舊唐書11;6(浙江書局刊本)

註十二舊唐書104;2高仙芝傳

註十三舊唐書104;4封常清傳

註十四岑嘉州詩1;3

註十五同 上1;9

註十六同 上1;18

註十八同 上7;1—

註十九南唐書，登科考9;25

註二十岑嘉州詩3;27

註廿一同 上2;3

- 註廿二舊唐書104;3高仙芝傳
 註廿四岑嘉州詩1;17
 註廿六新唐書64;4
 註廿八岑嘉州詩2;6
 註廿九全唐詩7;51-52
 註三十岑嘉州詩3;3
 註卅一同 上1;35
 註卅二同 上3;22
 註卅三同 上6;1
 註卅四同 上3;29
 註卅五中華書局，梁珍仿宋版，杜工部集20;6 註七十一舊唐書117;2
 註卅六岑嘉州詩3;5
 註卅七同 上3;15
 註卅八舊唐書10;14
 註卅九岑嘉州詩1;11
 註四十舊唐書33;4
 註四十一岑嘉州詩1;12
 註四十二同 上1;37
 註四十三岑嘉州詩1;23
 註四十四同 上1;14
 註四十五同 上5;3
 註四十六同 上1;6
 註四十七同 上1;15
 註四十八同 上3;2
 註四十九同 上3;7
 註五十十同 上3;26
 註五十一同 上3;27
 註五十二同 上3;30
 註五十三同 上4;2
 註五十四同 上3;31
 註五十五岑嘉州詩5;2
 註五十六岑嘉州詩3;23
 註五十七舊唐書115;4
 註五十八舊唐書110;7
 註五十九岑嘉州詩3;11
 註六十十舊唐書11;6
 註六十一舊唐書111;11
 註六十二舊唐書117;4
 註六十三岑嘉州詩3;21
 註六十四同 上5;1
 註六十五同 上5;3
 註六十七舊唐書111;3
 註六十八舊唐書10;4
 註六十九舊唐書11;5—6
 註七十岑嘉州詩1;1
 註七十一舊唐書117;2
 註七十二全唐文387;13
 註七十三岑嘉州詩1;31又4;3
 註七十四舊唐書111;10—11
 註七十五全唐詩8;50
 註七十八舊唐書11;12
 註七十九岑嘉州詩1;34
 註八十同 上2;15
 註八十一同 上2;1
 註八十二全唐詩9;55
 註八十三岑嘉州詩1;29
 註八十四同 上1;30
 註八十五同 上1;25
 註八十六全唐詩8;29
 註八十七同 上8;72
 註八十八岑嘉州詩1;32
 註八十九舊唐書1;11
 註九十岑嘉州詩3;9
 註九十一同 上1;19
 註九十二同 上1;21
 註九十三同 上3;13
 註九十四舊唐書11;11
 註九十五舊唐書11;15又11;18
 註九十六舊唐書11;15
 註九十七南京學報第四期;550。陳煥的史錄
 舉例。